



万永,重庆永川人,1967年生,笔名蓝戈、万云河、沙田等,重庆市永川区作家协会会员、永川区诗词协会会员。自1988年在《四川文化报》发表诗歌作品以来,先后在《诗歌报月刊》《星星诗刊》《重庆晚报》《西南市场报》《现代工人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散文诗,有作品入选《中国当代青年超短文学精萃》《优秀新诗集萃》等。

光明照亮一只蝴蝶的黑暗

(组诗)

◎万永(重庆永川)

一只蝴蝶的黑暗

在超大城市语境的边缘
一只蝴蝶可以扇动
七月的风

翅膀举重若轻

像一把精美的折扇
停留在莫名的花朵之上

我的眼
停留在蝴蝶的飞舞之外
红花为引。绿叶为衬
土地为根

我的心
仿佛就在蝴蝶六条长腿的
美丽之间。举轻若重
只有蝴蝶知道花蕊内心的风暴

满世界的光明

正照亮一只蝴蝶的黑暗

峨眉山云海

即使是天地间的匆匆过客
即使都饿着肚子。站在舍身岩
观看日出之后。所有的山峰
树木。虫鸣。鸟兽
都被海一样的云拥入怀中

那是多么幸运的事啊
像母亲年轻时纺弹的棉花
粗糙而铿锵有力的节奏
温暖了我儿时的前胸和后背
冻疮的命运如同桃花

慢慢消失。潮起又潮落
云一样的海
也有黑白灰
如同梦中母亲的满头白发
久久不愿离去
——慈悲为怀

同心锁

不知从

何时起,
舍身岩长满了铁的铜的
银的层层叠叠的同心锁。

一把把私人
定制的拥挤不堪的
爱情江湖,
历经三千多米高的风霜雨雪

雷电,秩序井然如诵经。
他们手拉着手,渴望日出和云海
心心相印。
他们头挨着头,祈盼佛光和圣灯
相濡以沫。

是谁?精心篆刻的名字,
在一扇扇
紧闭的空无
的大门上闪烁。

而钥匙无论高低贵贱,
都静静地躺在舍身岩的谷底。
平心而论,谁能锁住李白的豪迈
以及峨眉山的半轮秋月?

写给母亲的诗

(外三首)

◎唐契(重庆永川)

疯长的草爬满耳朵
漫过头顶,淹没精神家园
刺入骨髓,触到魂灵

细雨蒙蒙的清晨
母亲早早备好早餐
悄悄放在我床前

西北风吹的午后
母亲倚着门张望
念叨着生活碎片

寒月如水的夜里
母亲轻轻走过来
为我盖上掀开的棉被
也盖住那远逝的童年

自留地

心中有片父亲留下的自留地
已荒芜多年
杂草荆棘丛生
曾是我的乐园
栖息梦想,放飞欢乐

如今 梦想与风筝
发芽的 断线的
都化作尘土
掩埋足迹与记忆

多年后再次亲近那片自留地
走在往事依稀的田埂
拨开杂草荆棘,不为找寻往昔
只为开辟崭新的道路和天地

路

奔跑在笔直水泥路上
朝着城市的方向
双脚翻飞
驮起时代的梦想

这条路太过坚硬
多少机械与失意的脚板压过
多少欲望与兴奋的泪水碾过
脚磨破,鲜血渗入地表
开出凄美之花,瞬间凋落

记得那条泥泞小路
曲折,狭小
牵着母亲的衣角
小脚叠着大脚
在时光角落轻唱童谣
静静等待雨季漫过
看大海般的眼眸 流淌星辰

雨中

微雨如梦
浙沥着童年的往事
那赤足翻飞的欢笑
如轻盈的雨脚
盛开,溅落一地温馨
一地失手打翻的岁月

微雨如歌
在汽车的嘶鸣中抵近
尘封的记忆
记忆中那洁白的雨伞
撑起,一方明亮的天空
一页心情的褶皱

此刻,我在雨中穿行
像一枚堵在喉咙的咳嗽
颠簸着,一场三月的传说

举重若轻:情感的艺术表达

——关于龙小龙诗歌《轻》简评

小艾

2025年高考北京卷作文题目火了,诗歌界也顿时热闹起来,无论名家与普通作者,纷纷写下同题作品,某些专业平台还集中推出了“轻”同题专辑。一时间,批评者有之,褒扬者有之。在微信朋友圈,我看到四川诗人龙小龙也贴出了一首短诗《轻》,内容如下:

母亲说她的头很重,就像戴了一顶帽子
我没怎么在意
母亲被送进医院,打针、吃药、输液
我也没怎么在意

直到一天,心电监护仪的波浪越来越平缓
我把省下来的83元纸币塞在她的手里
母亲想说话
我却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

我只看见一滴泪,从她的面颊轻轻滑下
然后母亲闭上了眼睛
那一刻,我才猛然感到天塌下来
陨石一般的重

情感冲击力极强是这首短诗的核心优势:这首诗以最朴素的叙述,描绘了面对亲人(母亲)病重至离世的过程,特别是“我”从“不在意”到瞬间崩塌的悔恨与巨大悲痛,具有摧枯拉朽般的情感力量。结尾“陨石一般的重”与标题“轻”形成强烈反差,将“轻”的疏忽与“重”的丧亲之痛推到极致,令人窒息。这种真挚、深刻的情感体验是诗歌最核心的价值。

结构精妙,层层递进:诗歌结构清晰有力。前三节铺垫“不在意”的轻描淡写(母亲诉说病痛、住院治疗、“我”都未在意),为第四节情感的猛烈爆发积蓄了巨大的势能。省钱的细节(83元)暗示了生活的艰辛和可能存在的物质愧疚,让最后的无力回天更具悲剧感。

意象精准,细节动人:“头很重,就像戴了一顶帽子”。当时,我对这一句感到不解,为什么要用“帽子”这一个意象,而为什么不用“就像老家那座大山头”可能会更贴切呢?通过交流,龙小龙告诉我说,他的母亲是脑溢血去世。当时他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像戴了一个帽子”,当时他确实没在

意。我想,正是因为母亲这太平常,显得轻描淡写的话,也是他大而化之、没有在意的原因吧。这种真实用在这里更确切,并且,我坚信母亲断然不会用其他描述自己头上的感觉的。这种日常的真实,隐喻不祥。因为过于真实,所以建立诗意与空间须保持一定距离。对这首诗立意来说,也为后面埋下了伏笔。

用日常比喻传达病痛,形象且让人揪心。“心电监护仪的波浪越来越平缓”:用冰冷仪器的变化暗示生命的流逝,冷静的观察下,是惊心动魄。

“把省下来的83元纸币塞在她的手里”:这个细节极其真实而有力,蕴含着复杂的情绪(可能是想尽孝、弥补、或表达最后的无能为力),是情感的重要催化剂。当时,龙小龙正在自费上大学,一个被家境的窘迫、生活的艰难所困,而又不屈的抗争精神,这种状况是复杂而形象的。

“一滴泪,从她的面颊轻轻滑下”:天下的母亲最爱孩子,千言万语无法表述。无声胜有声,是母亲最后的情感表达,也是击垮“我”的最后一击。

“天塌下来/陨石一般的重”:将抽象的巨大悲痛转化为具象的、毁灭性的物理重量比喻,与“轻”形成完美闭环,是全诗的点睛之笔。

语言克制,颇具张力:全诗语言极其朴素、自然流畅,克制,几乎没有修饰,近乎白描。正是这种克制,让积蓄的情感在最后爆发时更具冲击力。尤其“没怎么在意”的重复,冷静中带着残忍的自责。

主题深刻,引发共鸣:诗歌精准地捕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巨大遗憾和悔恨,以及面对死亡时的无力和顿悟。这种对生命、亲情、死亡的思考具有普遍意义,极易引发读者强烈共鸣。

总体来说,《轻》是一首让我感到内心震撼的作品。它用最朴素的文字,自然的表达,构建了巨大的情感张力,精准的细节和精妙的结构将“轻”与“重”的对比推向极致,深刻揭示了生命、亲情与死亡的沉重主题。其情感的真挚、冲击力和结构的巧妙,诗艺精湛,意蕴深远,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2025第11期 总第144期

海棠诗会投稿邮箱:
yxdsbbjb@163.com